

周六各大媒體都報道了美國匹茲堡的教堂大規模槍殺案，其場景恐怖又令人無奈。現在，當我們哀悼11名死者和受傷的其他人，包括那位勇敢的朝着槍聲奔跑過去的執法人員時，我們感到悲傷，但已經不感到驚訝了。

射手已被確定為羅伯特鮑爾斯，現年46歲，住在同一城市匹茲堡。鮑爾斯在槍擊中至少使用了一支突擊步槍，手上有三把手槍。

多少年了，我們生活在美國的很多人都習慣了從禱告中獲得安寧、安慰和安全感，也曾天真地相信：仇恨在這個國家是不允許也不應該存在的。

然而，種族主義者的暴力已經聚集在今天美國的各個黑暗角落里，而其受害者已經可以是任何的少數群體——亞裔、猶太、穆斯林、拉丁裔、黑人、同性戀者……

對於一個充斥着槍支暴力的國家來說，仇恨顯然是危險的，由仇恨而爆發的兇殘也像瘟疫一樣威脅着我們每個人。

種族仇恨其實是一種自我厭惡，他們無法忍受自己不熟悉的想法或傳統，世界的多樣性嚇壞了他們，而當別人通過誠實艱苦的努力成功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看成失敗者，而失敗的原因竟然是別人搶了他們所擁有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只聽他們所知的語言：英語。他們將自己包裹在美國國旗中，稱自己為愛國者，同時對真正的愛國者所代表的這個國家的悠久傳統：寬容、互助、博愛等優秀品質一無所知。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于1790年8月18日信中向逃離了迫害外來人們保證，他們會在我們的海岸找到“寬容”，找到給與所有信仰的

人們的自由。他寫道，這裡的宗教自由是絕對的，所有的信條都是受歡迎的。他引用了希伯來文的經文，“每個人都應該安全地坐在他自己的藤蔓和無花果樹下，沒有人能讓他害怕。”



看着這個周六的美國匹茲堡教堂，這封信真是令人感嘆：“沒有人能讓他害怕”是否已成夢境？

今天，我們看到了殺手羅伯特鮑爾斯的面目和他在教堂里的喊叫，“所有XX人都必須死”。他配備着威力強大的AR-15自動步槍——美國大多數大規模殺手的首選武器。而某黨一直支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獲得和使用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可悲的是，當今的國會、白宮和最高法院也被槍支遊說大軍繳械了。

殺手鮑爾斯顯然喜歡上了社交媒體，這讓我們很快就發現了很多關於他的事情。鮑爾斯

喜歡用“加布”，一種替代推特的方式。這一媒體主張“言論自由”，對內容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可以隨便攻擊和說謊——人們大概想起了那位推特國的人。

Trump總統在星期六的一份聲明中終於說了一次體面的話：“我們必須超越仇恨，走過我們的分裂……”

當然，這些是正確的詞語。不幸的是，人們從他其他許多的聲明里學會了看他的真實面目。人們還清晰地記得Trump在2017年8月的Charlottesville遊行時說的話，被白人至上主義者用車子撞死的女孩所代表的一方“像白人至上主義者一樣暴力”。

“Trump被KKK所包圍”，連今天的殺手鮑爾斯都在社交媒體上寫，所以“事情會繼續下去”。如果還有人看不清Trump的真面目，總統上周在休斯敦為一群歡呼的人群吹噓道：“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向那些接受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觀眾發出了明確的信號。

你願意是這個在他旁邊被雨淋濕的人嗎？當一個人的失敗是在人性上的，它的失敗就是真正的、永久的。

當然，以上反映的是生活上的“小事”，政治上呢？

當政治上烏雲密布時，美國人習慣了寄希望於三權分立。可悲的是，Trump的政黨容忍這樣一個人作為他們的頭——而且只是因為Trump給了他們減稅和黨派色彩鮮明的法官，而

Trump的黨現在也掌控着兩院和白宮。作為美國公民，我對他們感到羞恥，對任何不願意放棄仇恨的美國人感到羞恥。

歷史告訴我們，當美國不能容忍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當各種膚色和宗教的人為這個國家站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都過着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當然，我們有選票，我們會，也應該在制定政策時產生分歧，此時，公平的辯論會讓我們找到更好的政策。但這些應該是文明的，相互尊重的爭論，而不是以黨派利益凌駕國家利益和一黨的獨斷專行，政府和黨派都需要受監督，受制衡。

今天發生的槍殺事件顯然不單是擁有槍這麼簡單，槍只是工具而已，用工具的是人。這是一起種族仇恨大屠殺事件，這是在Trump和他的黨全面掌控政府的時候發生的事件，這是血淋淋的現實，是歷史，不是“假新聞”，讓我們也從公正的歷史中看看數據吧：

奧巴馬的前3年(Barrack H. Obama): 2009-2013(3年)43起大規模謀殺案。

消息來源：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files/2013/02/mass_shootings_2009-13_-jan_29_12pm1.pdf

唐納德·川普的1年6個月(Donald Trump): 2017-2018.10(1年10個月)

639(346+293)起大規模謀殺案。

消息來源：<https://www.abc15.com/news/data/mass-shootings-in-the-us-when-they-have-occurred-in-2018>

清醒吧，人們！繼續追求我們的夢想，不要給仇恨生存的空間。中山博

熱貼：我住在松鼠山一年多 寫在匹茲堡槍擊案之後

截止10/27/18 5:20pm，本次槍擊(專題)案中已確認身亡的有11人，受傷者6人，其中4名傷者是警察。槍擊案兇手名叫Robert Bowers，今年46歲，社交媒體上常年發表反猶太言論。幾小時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I can't sit by and watch my people get slaughtered. Screw your optics, I'm going in.” 題圖是在離Tree of Life教堂最近的未被封鎖的街區前，群衆自發擺上的花束。

1.

住在松鼠山一年多，我最常去的超市，除了那家比較綜合的Giant Eagle，就是家門口猶太人開的雜貨店Kosher at Murray。所謂Kosher，就是指符合猶太教規處理的淨食，和清真食品的概念有點兒像。

我非常喜歡吃Bagel。這種猶太人發明的圈型麵包，因為製作工藝中的一部分和饅頭有點像，所以我戲稱它為猶太燙面圈圈饅。我甚至還真的把Bagel剖開用它煎過一次饅片，裏上蛋液抹上腐乳幾乎可以以假亂真。

Bagel是以紐約(專題)為行業頂尖水平。前年春假我從紐約回來之後，就開始不甘心地在匹茲堡全城蒐羅好吃的Bagel。經我孜孜不倦地打聽嘗試之後，終於敲定Kosher at Murray有全匹茲堡最好吃的Bagel沒有之一：因為它們家的Bagel是從紐約冷凍空運過來的，個兒大，厚實，有韌勁兒，不像某些本地連鎖賣的又小又蔫兒，和普通麵包沒什麼區別。

從此之後我就開始至少每兩周一次地光臨那家Kosher店。除了在那兒買麵包之外，有時候我還會買一些它們的熟食來吃。那家店的佈局和我在北京住的小區旁邊兒的超市憨鄰福有點兒像。外面賣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有冷櫃賣肉，再緊里邊兒賣熟食的。稍有區別是，憨鄰福賣的都是涼拌豆腐絲四季烤鴨之類的，而這兒賣的都是Chopped Liver, Hummus, Lox Spread一類的。

我第一次看見Chopped Liver的時候都驚訝了。這種傳統猶太食物，說白了就是鷄肝剁碎了加鷄蛋加洋蔥攪成泥，據說是佐脆餅乾或者黑麵包吃的。我站在冷櫃後面瞪着眼睛盯了一會兒那盆兒灰不溜秋的Chopped Liver，冷櫃後面的白鬍子老爺爺看出了我的窘境，拿了個小勺挖了點兒遞給我：“Hey, give it a try.”

我忐忑不安地接過來，放進嘴里，頓時感覺新世界的的大門打開了。

2.

槍擊案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實驗室處理數據。間歇刷朋友圈的時候看見有朋友問發生了什麼，感覺全匹茲堡的警車救護車都在往松鼠山趕，緊接着就收到了學校警報系統發的短信，說Police Operation near CMU。

我趕快上Reddit和Twitter上搜。一開始只看到了“mass shooting in squirrel hill”這種很含糊的描述，但很快越來越多的細節浮現了出來：的確是槍擊案，目前已確認有四人死亡，三名警察受傷，地點是在那座名叫Tree of Life的猶太人教堂，槍擊案發生時教堂里正有集會。

我的實驗搭檔Michelle一臉震驚地看着我：“For real? That place is so close to us.”

坐車經過Tree of Life很多次。每次經過時都會想這名字真有意思。我還常和身邊的朋友說起來過，在松鼠山住的這段時間里真是應該

好好瞭解一下猶太教猶太文化。原來在國內的時候對這個民族和宗教完全都沒有什麼瞭解，只是偶爾在歷史課上知道那段被納粹迫害的歷史。直到大一下學期，上了一門講歐洲共同體的seminar，教授專門研究猶太人歷史，我才逐漸對這個相對密閉的民族群體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再後來，慢慢的瞭解到很多我很喜歡的教授都是猶太人，實驗室里還有個小夥伴也是猶太人血統。她是非常傳統的猶太人，會按照教義每週六休息。十七歲提前高中畢業之後她gap了一年去以色列學希伯來語。她和我說她在匹茲堡最喜歡的餐廳是松鼠山的Dunkin Donut，因為松鼠山猶太人人口密集的緣故，那家Dunkin Donut的菜單是符合猶太淨食標準的。

真是符合心理學規律，我的第一反應和Michelle一樣，都是不敢相信。我們在谷歌地圖上搜了又搜，在谷歌街景上看了又看，反復復確定那就是我常坐車經過的Tree of Life教堂。確定之後我開始發朋友圈傳播這個消息，發信息給一些住在松鼠山的朋友們叮囑他們不要出門。Phoebe知道我和Michelle都在實驗室，給我打了電話，叮囑我們不要出門。

當時實驗室里一共有四個人，我們坐在電腦前，開始放新聞事件直播。在兩三個小時里，死傷人數從四人慢慢攀升到八個，兇手的身份浮出水面(電視劇)，新聞報道說他在教堂里喊所有猶太人都得死後開槍。

“Religious…again?”坐在旁邊一直沒說話的Simona嘆了口氣。

有時候我不明白為什麼列儂的Imagine的開頭是Imagine there's no heaven，為什麼他要唱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and And no religion too，這聽起來真是太無政府主義者了。但今天我覺得我好像稍微有點兒懂了。

3.

槍擊案發生後Trump的第一段電視發言里，他說，這件事和持槍法沒什麼關係。如果當時教堂里有“armed guard”的話，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我算是真真切切地領會到了Trump震撼人心的愚蠢。

哈佛大學教授Steven Pinker寫過一本書叫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書里的主要內容，大概就是講，從人類近千年文明史的發展來看，我們這個民族大概是越變越和平的。他的各種證據包括各種形式的暴力越來越少的出現，老幼病殘群體的待遇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等等等。總之，人類這個種族是在變好的。

我真的很想相信他的觀點。我一直堅信，人與人之間一定都是存在着一種不可切斷的聯繫的。這種聯繫存在並主宰着我們的生活。無論是個體層面上——與你家人、朋友，或者路上擦肩而過轉瞬消逝在街角的陌生人，還是在群體層面上——你的社區、你的民族、你的祖國或者你的信仰。這些看似邊緣界限清晰如刀刻的個體與集合，其實在更深層的本質都緊緊相連。

我最喜歡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食物的相似之中看到這種關聯。比如Bagel就是猶太人圈圈饅，比如鷄嘴豆泥就是中東咸口豆沙，比如ravioli和picorgi都是餃子，比如Shakshuka就是北非西紅柿炒鷄蛋，比如埃及俄比亞菜其實和山東菜對煎餅和醬料的運用有異曲同工之妙等等等。

表面上的差異，無法掩蓋深層次的相同。人們有很多種定義自己的方式：文化、種族、國家、宗教，但無論如何定義這些標籤都要讓位于“人類”。用一個聽起來很玄乎的詞來說，就是我們都隸屬於“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的槍擊案被定性為“hate crime”，仇視性犯罪。我想仇視性犯罪之所以這麼令人心痛與反感，就是因為它鮮血淋漓的本末倒置。

和人類這一最本質的身份相比，其它表面的定義與歸類法明明都可以先放在一邊緩一緩，有一些商量的餘地吧。

魯迅先生有兩句看似矛盾的話，一句是：“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是覺得他們吵鬧。”，另一句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原來我覺得，這兩句話就如同河流兩岸，我們夾在激流之中左碰右撞自相矛盾掙扎前行。今天我忽然覺得，這兩句話其實都是在說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即使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也能聽見人聲熙攘，不可抑制地向那邊望去，並因那不相通的悲歡而在自己內部生長出個人的悲歡。動不動就喜歡說“這屆人類不行”、“退出人類”和“哪兒能注銷人類身份”的人，內心深處一定是首先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的吧。

4.

下午警報解除，我從實驗室出來，心神不定地還是想着去Tree of Life那附近看看吧。坐車回到熟悉的松鼠山，警察封鎖着那片街區，時不時地有防爆車開過，頭頂上不停有直升機盤旋。有一些記者守在他們能靠近的最近的路口做報道，也有一些附近的居民，三五成群，有的牽着自己的小狗，在路口站着。

離得最近的路口有堵矮牆，矮牆上擺了兩束花。

上午看的新聞里面說，附近的一些居民自己發買了一些甜甜圈和咖啡，派送給現場的工作人員。Tree of Life教堂的前任主席說道，幸虧他

當時翻修了教堂的緊急出口，人們從地下室一推門就能出去跑到安全地帶，不然傷亡會更加慘重。新聞里還說，槍擊發生的時間本來有三個集會，但由於是周六早上還下了雨，所以很多人都遲到了。

我慢慢從那片街區往回走，看見路邊的房子擺出了巨大的鬼臉南瓜。萬聖節就要到了。

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最常說最爛俗的話排一個排行榜，“但是，生活還要繼續”絕對能穩穩地排進前十。仔細想想，這句話其實很殘忍。對於那十一位不幸身亡的死者來說，他們的生活不會再繼續了。這場事件也毫無疑問地、永遠地扭轉了他們身邊親朋好友生活的軌跡。即使我作為一個陌生人，一個站在邊緣處的鄰居，也感覺到我自己生活里有什么東西被改變了。我不斷收到各種學校活動取消的郵件，今天本來是homecoming weekend，學校本應該熱熱鬧鬧的各種活動，現在空空如也。又下雨了，在這安靜如雪的細雨里，我的身邊一定有人在悲痛欲絕，為一些我從未有機會認識、以後也不再會有機會認識的人而悲痛欲絕。而我一個陌生人，甚至無法在他們肩頭輕拍兩下。

——但是，生活還要繼續。明天的活動不會取消，後天的課也不會取消，我也仍然要坐相同的公交車回到相同的松鼠山，去同一家Kosher店買Bagel。

“我想，一個人可以是另外一些人的敵人，可以是另外一些人在另一個時空的敵人，但他不會與國土、螢火蟲、話語、花園、流水和西風為敵。”？博爾赫斯在《曲逕分叉的花園》里這樣寫道。追尋普世價值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意味着世間不應有相左的意見，不意味着人們必須要處處相同，永遠一致。但人不應該成為全人類的敵人，不應該與生命為敵。生活還要繼續，生活還要繼續。但是今天的悲劇之後，有十一個無辜的人再也看不見螢火蟲了。



ZAK FUNERAL HOME

OVER 125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成立於1890年

+家族所有並運作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

+合理的價格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服務鄰里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